

遇亂局指揮若定 為防疫親上火線

專訪感染科主任王任賢主任

文／陳于媿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有一位醫師的身分與眾不同，他是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中區傳染病防治醫療網指揮官，常被誤認為政府官員，此人乃中部四縣市一有疫情爆發便衝上火線指揮若定的感染科主任王任賢是也。他說：「我是軍人子弟，天生的軍人性格，問題來了，除了do it！還是do it！」

王任賢是一位絕對自信，談吐幽默，做事不怕得罪人，必要時不惜當眾開炮，在防疫界響叮噠的人物，這樣的特立獨行造就他非凡的魅力，很多大學生只聽過他一回演講，上過他幾堂課，就成了他的「粉絲」。



演講授課魅力大 學生被吸引得忘記打瞌睡

一名學生在自己的部落格中寫道「王任賢醫師今天來上傳染病的課，連上4小時，我卻能保持清醒，全班也笑聲不斷（原本一直很怕他說到第4個小時會沒梗）。他說話帶點北京腔，像李慶華，也有人說像李敖，鏗鏘有力，很像在立法院質詢。他毫不避諱的批評一些大老的觀念，不拘泥於上下階，是個有自信也有能力的強者。總之，這堂課真的很好笑，上課時恨不得call大家來聽。」另有學生回應說「我超崇拜他的，好想走感染科，可是又怕陣亡。」

他在亞洲大學通識課程演講「愛滋病與性病」，也是叫好叫座。有學生以「全程笑到翻」來形容，說他的演講異常精采，開場方式很特別，也善於掌握現場氣氛，「我們被吸引得沒空睡覺，也忘記睡覺。」

還有一位年輕醫師說王任賢是感染科的「超級大老」，有一次替某位VIP病患診治，王任賢來了，一句話就推翻前面所有醫師建議的用藥，當時令他不禁以同樣是感染科醫師，有了那麼一點小小的驕傲。

昔年厭憎微生物 因緣際會終生防治傳染病

王任賢主任在防疫界與感染科領域頂起了一片天，然而大家或許不知道他念台大醫

學系時，最討厭的學科竟然是與疾病感染息息相關的微生物及公共衛生，不僅討厭，甚且發誓這輩子再也不碰微生物及公共衛生。

「微生物授課教授受的是日本教育，國語、台語都說不好，講話根本沒人聽得懂；公共衛生老師更糟糕，結果公共衛生全班有一半的同學這一科都被當掉，包括我。」說話不能太鐵齒，一點都沒錯，他發誓再也不碰微生物及公共衛生的鐵齒終究磕到了鐵板。

台大畢業之後，他覺得台大醫院的環境不適合他，於是申請到台北榮總當住院醫師。台北榮總當時仍是國防體系掛帥，他的脾氣又硬，腰桿子軟不下來，熱門的科都與他無緣，東觀察西打量，好像只有感染科乏人問津，儘管感染科要與微生物為伍，但是「將來無論是走基礎研究、臨床醫療或公衛行政都行，不怕失業，所以家人反對歸反對，我還是一頭栽了進去。」

他說，初生之犢的他，只想著控制感染，加強防疫，希望能對社會有所貢獻，但那時抗生素的利潤高，藥商利益導向，拼命巴結醫師，有些醫師受不了誘惑，被藥商牽著鼻子走，他實在看不慣，主動追隨醫界清流、前高雄榮總院長鄭德霖南下發展，企盼情勢改觀。然而，到了高雄榮總，他又認為束手縛腳，有志難伸，索性出國進修，到美國華盛頓大學主攻「懂的人少，大概不會有人來干涉」的性病。

排眾議鑽研性病 學成恰逢愛滋病在台蔓延

「華盛頓大學是全世界治療性病最有名的地方，聽到我要研究性病，這次不僅我父母反對，連太太都不贊成。她說『性病不就是花柳病嗎？將來別人問女兒妳爸爸看哪一科的，女兒怎麼開得了口？』但我已經打定主意，勇往直前，學成歸國後，剛好愛滋病開始在台灣蔓延，而我是國內唯一專精此道的正科班醫師，風雲際會，這下終於可以學以致用了。」

學以致用？看病嗎？當然不是！「下醫醫人，上醫醫國、中醫醫社會，愛滋病、傳染病都是隱藏在社區裡的疾病，一定要從公共衛生的角度做好防範才能避免擴散。光講理論沒有用，執行力比什麼都重要。」他說了一個台大已故教授陳拱北的小故事，有一次，衛生署召集專家學者開會討論如何改善偏遠地區學童的營養狀況，會議中百家爭鳴，陳教授一言不發，開完會，找來一輛小貨車載著牛奶和杯子開車上山給學童喝，連續供應了一個月的牛奶之後，學童的營養狀況果然大有改善。可見公共衛生要做得好，執行力才是關鍵。

防疫注重執行力 SARS一役表現傑出受稱道

他本著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的精神，在南部致力傳染病防治，實戰經驗豐富。民國87年，台灣爆發腸病毒疫情，不少病童湧向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經內科部邱昌芳主任推荐，蔡長海董事長（當時任職院長）邀請王任賢前來幫忙建立病毒實驗室。雖然腸病疫情不久接近尾聲，但所有部署在92年突襲而至的SARS一役中發揮大用，蔡董被衛生署任命為中部防疫指揮官，王任賢擔任執行長，迅速整合中部醫療資源，有效調度隔離病床，確實掌控疫情，相較於南北，中部抗煞成功，宛若淨土，表現備受稱道。



「那時候，民眾連生病了都不敢上醫院，我們爲了病人，爲了防疫，再怕也要在各醫院穿梭，越是危險的地方越要深入瞭解，而且還不能得病，不能死。」在那段風聲鶴唳的日子，他經常與防疫人員一起衝鋒陷陣，別人越看越緊張，他卻始終老神在在。

SARS警報解除後，蔡董事長卸下指揮官職務，由王任賢接任。可別小看防疫指揮官一職，除了專業素養要強，與衛生、消防等相關單位的默契要好之外，反應還必須快，否則面對媒體問緊迫盯人的發問，很容易凸槌。「台中有一所國小去年發生痢疾疫情，我進入校園只20分鐘，一出來，二十幾支電視台的麥克風堵在面前要我講話，不但要講重點，還要講得正確，這可不是臨時抱佛腳抱得來的。」

盡全力防治愛滋 為受刑人衛教與抽血篩檢

除了處理突發疫情沈穩老練，在王任賢主任努力下，中國附醫已是國內數一數二的愛滋病中心，和台大醫院等量齊觀。「本院持續追蹤中的愛滋病患現有800人，其中600人都已建立完全的個案管理系統，這個數字可能超越各個醫療院所。並且，我們的醫療團隊和法務部更生保護會合作，深入台中、苗栗、彰化、嘉義等地監獄，對受刑人進行愛滋病防治的衛教和抽血檢查，防範擴大傳播功不可沒。」

王任賢坦承，他不願意把服務範圍侷限在門診和病房，他嚮往更開闊的社會關懷，

在院方全力支持下，得以展翅高飛，爭取到多項公衛研究計劃。如今感染科除了7位醫師和7位編制內人員之外，又自行聘請14位助理，一年要自籌400萬元人事費用，生產力驚人。

擔憂新興傳染病 兩岸疫情資訊交流須加強

行醫25年，後10年在中國附醫開枝散葉，除了是中部防疫指揮官，台中市政府也聘請他當市政顧問，但是王任賢總覺得自己做得還不夠。「兩岸開放之後，交流頻繁，尤其是一些動物可能被偷渡入境，如果因而導致罕見的傳染病入侵台灣，那可不得了。我已著手進行兩岸的防疫資訊交流，希望再過幾年能投入更多的時間和心力，即時掌握第一手資訊，保護民眾健康安全。」

其實，王任賢的角色和作爲早已跳脫單純的感染科醫師，往更高更遠的境界走。在地球村，萬事莫如防疫急，當前環境需要更好的防疫機制，一位站在浪潮前端防疫工作者，除了具備知識、經驗、熱忱之外，新興傳染病經常是突然蹦出來，因此還需要良好的人脈，才能在瞬間展現動員力，佈下天羅地網。「當然，這樣的人最好要有一點瘋狂的使命感，就像我！」

